

國學基本叢書

水經注

酈道元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0011173

書叢本基學國

注 經 水

著元道鄺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一〇三六二)

國學基
本叢書
水經注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鄧道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酈道元水經注原序

序曰。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爲物之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尙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宜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遠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闕天。歷筭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緜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瀆。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尙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 六册每
册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
一册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水經注目錄

第一册

卷一 河水……………一

卷二 河水……………一六

卷三 河水……………三九

卷四 河水……………五五

卷五 河水……………七六

第二册

卷六 汾水 澮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過水 晉水 湛水……………一

卷七 濟水……………二三

卷八 濟水……………三七

卷九 清水 沁水 淇水 蕩水 洹水……………五六

卷十 濁漳水 清漳水……………八三

卷十一 易水 滸水……………一〇三

第三册

卷十二 聖水 巨馬水……………一

卷十三 灤水……………七

卷十四 濕餘水 沽河 鮑丘水 濡水 大遼水 小遼水 涓水……………二五

卷十五 洛水 伊水 灋水 澗水……………四四

卷十六 穀水 甘水 漆水 澶水 沮水……………六四

卷十七 渭水……………八六

卷十八 渭水……………九八

卷十九 渭水……………一〇二

第四册

卷二十 漾水 丹水……………一

卷二十一 汝水……………一三

卷二十二 潁水 洧水 潁水 滑水 渠……………二六

卷二十三 陰溝水 汜水 獲水……………五四

卷二十四 睢水 瓠子河 汶水……………六九

卷二十五 泗水 沂水 洙水……………九〇

第五册

卷二十六 沭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濰水 膠水……………一

卷二十七 沔水……………二四

卷二十八 沔水……………三四

卷二十九 沔水 潛水 湍水 均水 粉水 白水 比水……………五〇

卷三十 淮水……………六四

卷三十一 澠水 涑水 灑水 濯水 漚水 灑水 澗水……………八〇

卷三十二 澠水 斬水 決水 泚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九六

涪水 梓潼水 涪水……………九六

第六册

卷三十三 江水……………一

卷三十四 江水……………一六

卷三十五 江水……………二六

卷三十六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沫水 延江水 存水 溫水……………三八

卷三十七 淹水 葉榆河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浪水……………五八

卷三十八 資水 澧水 湘水 灘水……………七八

卷三十九 滙水 深水 鍾水 耒水 泚水 澗水 瀏水 澗水 贛水 廬江水九四

卷四十 漸江水 斤江水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一〇九

臣等謹案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今惟道元所注存。崇文總目稱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所引滹沱水。涇水。洛水。皆不見於今書。然今書仍作四十卷。疑後人分析以足原數也。是書自明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瑋所校。盛行於世。而舛謬亦復相仍。今以永樂大典所引。各按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字句之訛。層出疊見。其中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其道元自序一篇。諸本皆佚。亦惟永樂大典僅存。蓋當時所據。猶屬宋槧善本也。謹排比原文。與近本鈎稽校勘。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

五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三四百年之疑竇。一旦曠若發蒙。是皆我皇上稽古右文。經籍道盛。瑯嬛宛委之祕。響然並臻。遂使前代遺編。幸逢昌運。發其光於蠹簡之中。若有神物。攜呵以待聖朝而出者。是亦曠世之一遇矣。至於經文注語。諸本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其名。以更端。凡書內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皆尋其義例。一一釐定。各以案語附於下方。至塞外羣流。江南諸派。道元足跡。皆所未經。故於灤河之正源。三藏水之次序。白檀要陽之建置。俱不免附會乖錯。甚至以浙江妄合姚江。尤爲傳聞失實。自我皇上命使履視。盡得其脈絡曲折之詳。御製熱河考灤源考證諸篇。爲之抉摘舛謬。條分縷擘。足永訂千秋耳。食沿訛。謹錄弁簡端。永昭定論。又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旣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爾。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舉人臣戴震

水經注

卷一

河水案二字原本誤連經文今改正近刻河水下有一二等字乃明人臆加今刪去

崑崙墟在西北

三成爲崑崙丘。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案桐近刻訛作松。二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層

城。案層近刻作增。一名天庭。是爲太帝之居。

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千七百四十里。案近刻千上有一字。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山

案近刻作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灋水以西。案近刻作以西北。衍北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

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繇褻。案近刻訛作繇記繇褻。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

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

其高萬一千里。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為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

尺六寸。案三尺近刻。訛作二尺。

河水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

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腴液也。管子曰。水者。

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案近刻脫如字。故曰。水具財也。案具上近刻有其字。衍。五害之屬。案近刻脫此四字。水最為大。案近刻水

上有而字。衍。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佗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

溝。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曰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

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

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案逝近刻訛作遊。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案浮近刻訛作望。風俗通曰。江河淮

濟為四瀆。案近刻河字在淮字下。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

其所而入海。

出其東北阪。

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河出崑崙虛案近刻脫此五字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

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案此十六字當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百里一小曲千

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案漢書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

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案令近刻訛作今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洩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

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恆濁方江爲狹比淮濟爲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

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

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案入下近刻有于字

山海經曰南卽從極之淵也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括地圖曰馮夷恆乘雲車駕二龍

案此十三字當亦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山海經之間河水又出于陽紆陵門之山而注于馮逸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

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

子之寶器玉果璇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粵在伏羲受

龍馬圖于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于河受龍圖

作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

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于此也。高誘以為陽紆秦藪非也。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

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崑崙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案近刻作升崑崙封

豐隆之葬豐隆雷公也。黃帝宮。案此三字近刻即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

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精。大段則

破而用之。案大段朱謀埠云當作火煖非康泰曰安息月氏天竺至伽那調御皆仰此鹽。釋法顯曰度蔥嶺已入北天

竺境于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

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案近刻訛作凡躡懸絙過河兩岸

相去咸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證諸史傳即所謂鬪賓之境有盤石之隘道狹

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案漢書今本作二千餘里千字誤當以此為正方到懸度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

恭曰烏耗之西有懸度之國山溪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間累石為室民

接手而飲所謂援飲也。有白草。案近刻訛作白羊原本及漢書作白草小步馬有驢無牛是其懸度乎。釋法顯又言度河

便到烏長國。案長近刻作萇烏長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足跡于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

及曬衣石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蒲

那般河。案近刻脫般字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摩頭羅國。案逕字下近刻而下合新頭河自河以西

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爲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于南海。四萬里也。案近刻四下有五字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越摩訶刺諸國。而入南海是也。案詞近刻訛作河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恆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恆水。康泰扶南傳曰。恆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卽恆水也。故釋氏西域記有恆曲之目。恆北有四國。最西頭恆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揭國。案鞞近刻作竭下同法顯傳曰。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揭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河邊世尊于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縹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旃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燃。大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燃也。王斂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齋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羅樹。案娑羅近刻訛作婆羅。其樹花名娑羅佉也。案佉近刻訛作法此花色白如霜雪。香無比也。竺枝扶南記曰。案枝原本訛作芝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見之。案目近刻訛作自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剎見。案剎近刻訛作利

畢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其水亂流。注于恆。案近刻脫注字。恆水又東。逕毗舍利城北。案利近刻訛作

離。釋氏西域記曰。毗舍利。維邪離國也。支僧載外國事曰。維邪離國。去王舍城五十由旬。案十近刻訛作千。城

周圍三由旬。維詰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里許。屋宇壞盡。惟見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

閣。佛住於此。本奄婆羅女家。施佛起塔也。案奄近刻作菴。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恆水上流。有一國。國王

小夫人。案近刻作有一生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恆水中。下流。有國王

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小兒端正殊好。案好近刻作特。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服。案

近刻作伏。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

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于城西作高樓。案西近刻作東。賊來時。上我置樓上。案此五字近刻作置我樓上四字。則我能卻之。

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于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

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以兩手掬乳。案掬近刻作將。乳作五百道。俱墜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即

放弓仗。父母作是思惟。案父母近刻作二父王。皆得辟支佛。今其塔猶在。案其近刻作二。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

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于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也。釋氏西域記曰。恆曲中。次東

有僧迦扇奈揭城。案近刻僧訛作申。又城下衍也字。佛下三道寶階國也。案近刻脫道字。法顯傳曰。恆水東南流。逕僧迦施國

南。佛自忉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為母說法處。寶階既沒。阿育王子寶階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師子

像。外道少信。師子爲吼。怖教心誠。

案近刻作怖懼心伏。

恆水又東。巡屬賓饒夷城。城南接恆水。

案近刻作饒夷城。城南南接恆水。

之西北六七里。恆水北岸。佛爲諸弟子說法處。恆水又東南。巡沙祇國北。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嚼楊

案故下。近刻衍曰字。

城東

枝刺土中。生長七尺。不增不減。今猶尙在。恆水又東南。巡迦維羅衛城北。故淨王宮也。

案故下。近刻衍曰字。

城東

五十里。有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北岸二十步。

案出下。近刻有池字。

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

案扳。近刻作攀。下同。

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衆僧所汲養也。太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

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西域記曰。城北三里。恆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父抱佛像。

案父。近刻作佛。

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

案羅衛羅越。互相通稱。

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

昔淨王之苗裔。故爲四姓。住在故城中。爲優婆塞。故尙精進。猶有古風。彼日浮圖壞盡。條王彌更脩治。

一浮圖私訶條王送物助成。

案送。近刻作送。

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扳樹。樹名須訶。

刻脫訶字。

阿育王以青石作后扳生太子像。昔樹無復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

訶字。

昔尙蔭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跡。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跡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

國人今日恆以香花供養。尙見足七形。文理分明。今雖有石覆無異。或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貼著石

上。逾更明也。

案吉貝。近刻訛作古貝。

太子生時。以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見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遂

成二池。今尙一冷一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闍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

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闍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